

孟浩然论析

陈新璋 著

春晚。春晚尔管晚，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已昏。渔父逐吴争渡喧。人随沙路向江村，余亦东舟舫石门。
溪处。苔痕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富桐庐江寄广陵
溪。凤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羁情忆旧游。送弟

山歌。山歌钟鸣谷
开桐榭，忽到鹿公栖
暝听猿愁，沧江暮夜
遥寄海西吴。





孟浩然论析

陈新璋 著



孟浩然，字浩然，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其诗清淡，工山水田园诗。与王维齐名，世称“王孟”。有《孟浩然集》。其诗多写山水田园，风格清淡自然，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多写山水田园，风格清淡自然，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多写山水田园，风格清淡自然，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

广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展现新貌的山水田园诗 / 4

第一节 诗歌史上最纵情歌唱家乡风光的诗人 / 5

第二节 多景式的山水诗 / 20

第三节 僧寺道观风景的展示 / 58

第四节 新颖的田园诗 / 72

第五节 独具风采的艺术魅力 / 83

第二章 个性鲜明的缘情言志诗 / 107

第一节 时代现实的濡染 / 108

第二节 先代贤臣的启示 / 121

第三节 魏晋文士的影响 / 129

第四节 解不开的仕隐情结 / 139

第三章 简论“孟浩然体” / 149

第一节 风骨与声律兼备 / 149

第二节 兴象、故实、文采、经纬 / 153

第三节 潇洒闲淡，不受拘束 / 161

第四节 盛唐序幕的开启者与剧中人 / 172

附表孟浩然五言律诗声律考察 / 180

主要参考书目（今人著作部分） / 185

附 录/189

孟浩然传略 / 189

论苏轼对王维、孟浩然诗歌的评价 / 195

詹安泰先生《孟浩然评传》的启示 / 206

后 记 / 209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在论及诗歌发展历程时，认为唐诗“以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而盛唐“以人而论，则有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这其中的“体”，内涵应指风貌、风格。^①从唐诗的发展史看，每个阶段有其特别的社会风尚和群体创作风貌，因而可以将唐诗的发展过程粗线条地划分成初唐、盛唐等若干个时期。而每个时期中，杰出的作者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因而又可用“某某体”以相区别。在他看来，盛唐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就是杜甫、李白等六人，他们的诗歌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貌。

严羽对盛唐诗人的评价还处于感悟的层次，因而在他的论著《沧浪诗话》中，对各种判断还缺乏条分缕析的论证。从他对诗歌特征的“兴趣”论看，他在盛唐诗人群体中特别标出杜甫等六人，可见在他看来这六人的诗歌都“兴趣”盎然，足堪称为诗坛翘楚。六人之中，对杜甫和李白尤其推崇，评论也相对地具体和深入。从“体”（风貌、风格）的角度评说，除了说杜甫沉郁、李白飘逸之外，还说高（适）岑（参）悲壮，而对王维未有其他任何评论，对

①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体”，内涵较复杂。或指体裁，如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杂体歌行、律诗等。

孟浩然的评说虽有几处，但都不涉及“体”的特征^①。严羽的这种宏观感悟评论，对后人启发甚大，也留下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尤其是对王维、孟浩然诗歌的风格特征，更有待后来人的描述。

明清以来唐诗研究的主流，对盛唐研究的框架基本上是继承严羽的。论者也认为盛唐以李杜为顶峰，其次则有包括王孟高岑在内的著名诗人群体。他们的结论比之严羽有明显的拓展，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例如不仅将高岑并列而论，还将王孟并列而论。甚至明确地指出高岑以边塞诗闻名，王孟以山水田园诗著称。对于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也有初步概括性的表述，如说王维的诗“清腴”、“浑厚”，说孟浩然的诗“闲远”、“清淡”等等^②。虽然言之有理，却仍语焉不详。近人对王孟的认识与研究，又在此基础上有了一些深细的论述^③，但基本观点并无多大的变异，无论是宏观视界，还是微观视界，都还有进一步开掘的必要。

文学创作中，体现风貌的载体是文本。而文本的基本构成是内容与形式。因此，要深入了解盛唐诸家的风格，最基本的功夫就是

①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及孟浩然的还有《诗辨》：“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诗体》：“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如孟浩然诗：‘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轴轳争利泄，来往接风潮。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标。’又‘水国无边际’之篇。有借对，孟浩然‘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是也。”《诗评》：“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考证》：“孟浩然有《赠孟郊》一首。按东野乃贞元元和间人，而浩然终于开元二十八年，时代悬远，其诗亦不似浩然，必误入。”

②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认为王维诗“清腴”，孟浩然诗“闲远”；卷一孟浩然名下评语认为王维诗“浑厚”，孟浩然诗“清淡”。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见杜晓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解剖他们作品的基本内容与形式特点。要深知“孟浩然体”的内涵，也必须就此入手。而过去对孟浩然的研究中，感悟点评的简约话语固然启迪人思，归纳、演绎的逻辑推理成果也发人深省，但其共同的弱项，却是对文本的全方位认识不足：对孟浩然文本的丰富内涵认识不足，将孟浩然文本置于文学发展史中给予恰当评价也还不到位。

笔者认为：从山水诗史看，孟浩然的成就是空前的。他是诗歌史上最纵情讴歌家乡自然风光的诗人，也是盛唐第一个多景观的山水诗作者和僧寺道观风光的仰慕者；从田园诗史看，他是陶渊明之后第一个最值得称道的田园诗人。他的山水田园诗以潇洒闲淡在盛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他适逢盛世，渴望入世一展才能，却终身以隐居多世。表现这种生存方式与心态的言志抒情诗也极富鲜明个性色彩与艺术魅力。这就是“孟浩然体”载体的基本内涵。

本书试图在解读、剖析孟浩然大量作品的基础上，揭示其山水田园诗的风貌与历史地位，以及他的言志抒情诗所体现的独特心态与品性，并对严羽所标示的“孟浩然体”的基本特征作近一步探索。

展现新貌的山水田园诗

孟浩然的诗歌，自唐代以来即备受称赞。有的论者道出其创作的主要风貌和渊源，如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唐初……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这些论断说到了孟浩然诗歌的基本风格及其渊源，为后来学者所认同。20世纪初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歌唱自然的诗人”为章目，对孟浩然有专段的评述，所举诗歌例子全属山水田园诗。此后，治史专家大体上都认同孟浩然以山水田园为主要创作题材这一论断，或以专章（节）、或以专段将孟浩然作为唐代歌唱自然的重要代表诗人之一来评述。有的甚至冠以“王孟诗派”或“田园诗派”或“山水田园诗派”之名。

在古代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的创作由来已久。孟浩然这方面的创作既是对前人的继承，也有自己新开辟的天地。作为个体的诗人，此前的名家或以田园诗著称，或以山水诗取胜。尚未有两者同时而得兼者。而孟浩然毕其一生，始终以这两者为创作的重心。在此之前，田园诗与山水诗的创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孟浩然躬

逢盛世，可以从容不迫地加以吸收和创造，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貌。在他的全部山水田园诗作品中，不仅题材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前人，而且形式多样、多变，能领一代风骚。就山水诗来说，孟浩然是诗歌史上最纵情讴歌家乡襄阳风光的诗人，他深情地漫游祖国大地，到过大江南北、京洛中原、蜀地蓟北，写出了数量可观的多景式的山水诗作品，他对儒、道、释三家并存欣然心会，如实地记下了自己恪守儒家信条的同时，频频与僧徒、道士交往的情景，笔下对衷心钦羡的僧寺道观的风景也多所展示。至于家居的庄园、家乡的田园以及在居家或漫游中涉及的田园生活、田园风光的描写，也成了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的综合效果，就是在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展现出自己山水田园诗的独特风貌。

第一节 诗歌史上最纵情歌唱家乡风光的诗人

唐代汉水之滨，襄州襄阳城南郊有孟浩然祖上留下的庄园产业涧南园，是孟浩然生长、生活的家园。在庄园的北面与西面，有风光秀丽的岷山和万山，隔着汉水，东南方是另一风光明媚的鹿门山。^① 孟浩然一辈子的大部分日子都在这里度过。不论是读书悟道，还是交友消闲，这里都是他最佳的场所；这里孕育了他奋志入世的思想，也使他得到出世隐居的乐趣。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他有大量的诗歌作品讴歌这里的自然风光、地方风情，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最纵情、最深刻歌唱自己家乡的诗人。

在孟浩然的诗集中，以自己家乡的山水风光为题材的篇什不少，在许多赠答、送别、宴乐、怀思等作品中，常常情不自禁地抒发对家乡风光的赞美。由此，今天我们还能从他的作品中感悟到当时的襄阳从城市到山庄的无限风光。

① 参见陈贻焮《孟浩然诗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孟浩然对自己家乡的纵情讴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涧南园及其毗邻环境的细致刻画

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业涧南园终生恋恋不舍。涧南园成了他深情描写的对象。《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①：

弊庐在郭外，素业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
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

从诗中可知，孟浩然的祖传产业涧南园在襄阳城外，因东西林木宽阔，便远离了城市的喧闹，它北临溪涧，南有山林，是泛舟、垂钓、渔唱的好地方。《闲园怀苏子》：

向夕开帘坐，庭阴叶落微。鸟从烟树宿，萤傍水轩飞。

涧南园中有孟浩然的卧室，卧室之外，树木葱茏，烟霭弥漫，每当夕阳西下，则百鸟回归于树巢，入夜之后，则流萤飞渡于水轩。《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

狭径花将尽，闲庭竹扫净。翠羽戏兰茗，赭鳞动荷柄。

居所庭院之中，小道两旁，有花草翠竹，晚春之时，翡翠鸟在与兰花嬉戏，荷池中，红鲤鱼在悠闲游动。《夏日南亭怀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夜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① 自宋代以来，孟浩然集版本众多。本书所引用的孟浩然具体作品，根据择善而从的原则，不囿定于某个版本，行文中亦不一一加以说明。

到了夏日傍晚，夕阳匆匆西下，池月渐渐东升，此时漫步乘凉于园中，可闻夜风送来阵阵的荷香，在更深夜静之时，还可听到清露滴在翠竹上的声音。《上巳日涧南园期王山人陈七诸公不至》：

上巳期三月，浮杯兴十旬。……日晚兰亭北，烟花曲水滨。
……石壁堪题序，沙场好解绅。

园中有亭台曲水，春日姹紫嫣红。每逢三月上巳，或十日旬休（唐代为官有十日一休沐的制度），这里是孟浩然与友朋诗酒聚会的地方，他们可以尽情领略晋代文人的兰亭曲水之趣。要是雅兴，还可在石壁上题序；如果想消闲自得，不拘礼俗，这里有沙地可供解带免冠歇息。

孟浩然的一些好朋友居住于涧南园毗邻，环境与涧南园相得益彰。他们之间有时会兴致盎然地互相探访，这是孟浩然社交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朋友的别墅、园林在孟浩然诗中也常有精彩的反映，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孟浩然对家乡环境的热爱与讴歌。例如《西山寻辛谿》：

漾舟乘水便，因访故人居。落日清川里，谁言独羡鱼。
石潭窥洞彻，沙岸历纡余。竹屿见垂钓，茅斋闻读书。
款言忘景夕，清兴属凉初。

“西山”，指的是涧南园西面，这里有同乡好友辛谿的居所。诗中说自己乘小舟沿着清澈的溪水前往老朋友辛谿的别墅，见到了石潭以石为底，沙岸迂回，潭中央长满竹子的小岛上，有茅草覆盖的书斋，听到辛谿的读书声就从书斋中传出来。见面之后，亲切地交谈，初秋凉意沁人心脾，竟至忘了夕阳西下。《夏日浮舟过陈逸人

别业》：

水亭凉气多，闲棹晚来过。涧影见藤竹，潭香闻芰荷。
……幽赏未云遍，烟光奈夕何。

诗写的是夏日浮舟过访好友陈逸人，见到别墅里藤竹森森，潭影清晰，水亭凉风习习，荷香四溢，晚霞幽赏，意犹未尽。

这就是与孟浩然毗邻的友人居处环境。涧南园的自然风光，毗邻友人的居处环境，着实让他深感得意。他在《北涧泛舟》中说出了对这种处境的心满意足：

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

这是说，涧南园的北面涧水常满，从水上泛舟不论是顺流还是逆水，可到各处游赏，乐趣自在其中，何必一定要像范蠡那样浮舟三江五湖呢？据记载，范蠡是春秋时代人，他以智谋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为了明哲保身便悄然乘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终，实际上就是远离政坛，隐居于山林湖泽之中。可见孟浩然在涧南园居处，已经悟到了隐居的乐趣。

（二）对家乡名山胜景的深情描写

从地理位置看，涧南园所依靠的是岷山。孟浩然有许多笔墨写及岷山，因而为后人展示了许多有关岷山的诗情画意。《岷山送张去非游巴东》、《岷山钱房琯崔宗之》、《送贾昇主簿之荆府》、《和贾主簿弃九日登岷山》、《与诸子登岷山》、《岷山亭寄晋陵张少府》、《岷潭作》等诗篇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岷山，使岷山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岷山在襄阳城南，山上有亭，是人们登临赏景、聚会、送别的地方。远望则汉水两岸村落尽收眼底，近看则茂密的松林深处寺庙

可观。^① 秋冬时节，可见汉水之浅，并悟湖泽之深。登上岷山，难免发思古之幽情，油然而感念先贤，因为后人纪念羊祜的堕泪碑就在眼前，庞德公曾经居住过的鱼梁洲也远眺可见。^② 秋日面对江水，或遇疾风急湍，便见云帆有如飞鸟掠过。^③ 岷山之下有石潭，其边缘曲折地依傍着岷山，岸上沙清石净，可以坐而垂钓，潭中之鱼每每争食而上钩。^④

孟浩然蛰居家园的日子里，常常与友朋聚会于此，也常常在此为远行的友朋送行。岷山成了孟浩然生活依托的一部分，它永远无法从孟浩然的记忆中消亡。所以，当他远行离乡，滞留于外的時候，免不了发出深沉的感叹：

岷山不可见，风景令人愁。^⑤

与岷山隔水相望的是鹿门山。在他笔下，这里“草得风先动，虹因雨后生”。^⑥ 风光宜人、诱人、感人。孟浩然曾兴致勃勃地在一个早上乘舟游访鹿门山，并写下了动人的诗篇《登鹿门山怀古》：

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岷。沙禽近方识，浦树遥莫辨。

① 《岷山送张去非游巴东》：“岷山南郭外，送别每登临。沙岸江村近，松门山寺深。”《岷山钱房琯崔宗之》：“祖道衣冠列，分亭驿骑催。”《送贾昇主簿之荆府》：“送别登何处，开筵旧岷山。”《和贾主簿弇九日登岷山》：“楚望重阳日，群公赏燕来。”

② 《与诸子登岷山》：“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③ 《岷山亭寄晋陵张少府》：“岷首风湍急，云帆若鸟飞。”

④ 《岷潭作》：“石潭傍隈隩，沙岸晓夤缘。试垂竹竿钓，果得查头鳊。”

⑤ 《途中九日怀襄阳》。

⑥ 《和张明府登鹿门山》。

渐至鹿门山，山明翠微浅。岩潭多屈曲，舟楫屡回转。
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

清晨并未全明，江边的沙禽要靠近才能辨识，江对面的树木则遥远而辨认不清。等到进入了鹿门山，天已大亮，翠绿的树木被薄薄的雾气所笼罩。山中溪涧屈曲，小舟随之而行，终于到了相传为庞德公采药为生的地方。于是生发了缅怀先贤的情怀。

孟浩然早年曾隐居于鹿门山读书，因而经历了无数次的夜归鹿门山。鹿门山的黄昏、夜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夜归鹿门歌》：

山寺鸣钟昼已昏，鱼梁渡头争渡喧。……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

那是向晚时分，山寺钟声鸣响，渡口的喧哗过后，便是夜月初照。山上树木森森，暮霭笼罩，庞德公栖隐的遗址依稀可见，那里有长松狭径通往敞开的岩洞，四周一片沉寂，只有诗人独自徘徊。

在襄阳的西北面，是另一风光较好的名山——万山。这也是孟浩然常到的地方。山上有重叠耸立、白云缭绕的青峰，有眺望江景的万山亭，立于亭上可睹江城（襄阳）概观。^①

《秋登万山寄张五》：

北山白云里……心随雁飞灭。

……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

① 《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万山青嶂曲……自爱江城楼。”

重阳节前，秋高气爽，登亭可以眺望远景，秋雁远飞，引发出万种思绪；天边树木颇像密密荠菜，江畔小舟即如一弯新月。《万山潭》：

垂钓坐磐石，水清心益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
……沿月棹歌还。

山下有清潭曰万山潭，潭的岸上有巨石可供消闲垂钓。潭边大树交错，倒影于潭水之中，潭中之鱼自得其乐，树上的猿猴攀缘于枝藤之间。待到夜月东升，棹歌而还，那情景真令人消魂。

襄阳附近最高的山是西面的望楚山。《登望楚山最高顶》：

石壁疑削成，众山比全低。晴明试登陟，目极无端倪。
云梦掌中小，武陵花处迷。暝还归骑下，萝月映深溪。

望楚山高出众山之上，山上石壁陡峭，让人怀疑是刀削斧劈而成。晴天登上山顶，一望无边无际，云梦大泽似乎比手掌还小，武陵的桃花源隐约可见，迷蒙不清。由于游山之兴致极高，直到夜幕降临才下山，于是骑着马儿，观赏那透过藤萝而映照在深溪上的月色。

岷山、鹿门山、万山、望楚山是孟浩然家居时常到的风景胜地，为孟浩然讴歌家乡风光提供了丰富的诗思源泉。

（三）对襄阳风光的大笔勾勒

襄阳坐落于汉水之滨。孟浩然在歌唱家乡襄阳的时候，自然要写到汉水风光。《春初汉中漾舟》这样写：

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绿。轻舟恣来往，探玩无厌足。
波影摇妓钗，沙光逐人目。

初春时节，这里不再飞雪，江面薄冰已开始解冻，江水碧绿清澈，深不见底。轻舟穿流划动，游人探玩无厌。水波摇动着歌女的钗影，沙滩上温暖的阳光吸引着人们的注意。《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也写了汉水风光：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屿出。回潭石下深，绿筱岸傍密。
鲛人潜不见，渔父歌自逸。

江中的沙洲岛屿，在江水回落的秋天，清晰可见。急水回流，在石壁下形成深潭，岸边生长着茂密的绿竹。传说中的水里鲛人，深潜不见，只见渔父悠闲自在，渔歌唱晚。

孟浩然以自己的家园涧南园为中心，在襄阳境内，凡与之毗邻的山水风景都一再加以描写。由于他长期居处在自己的庄园与鹿门山中，对襄阳城区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也没有留下专门描写襄阳城区的诗篇。但一些相关的篇什还是清晰地表现了襄阳城风光的大致景象。如《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①：

岘山江岸曲，郢水郭门前。……亭楼明落照，井邑秀通川。

这是对襄阳全景式的外观描写：依偎着岘山的郢水（即汉水）在襄阳的城门前流过，城里亭台楼阁在落日余辉中显得更加秀丽。又如《大堤行寄万七》：

^① 本书所引先唐作品除注明者外，诗均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文均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